晉書斠注

晉書斠注卷四十二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十二

王渾　子濟

王渾字玄沖太原晉陽人也父昶魏司空魏志王昶傳曰昶字文舒封武觀亭侯渾沈雅有器量襲父爵京陵侯辟大將軍薨謚曰穆侯曹爽掾爽誅隨例免起爲懷令參文帝安東軍事累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咸熙中爲越騎校尉武帝受禪加揚烈將軍遷徐州刺史水經泗水注曰下邳大城內有司徒王渾碑案渾嘗

為刺史故為之立碑於下邳時年荒歲饑渾開倉振贍百姓賴之泰始初增封邑千八百戶久之遷東中郎將督淮北諸軍事鎮許昌數陳損益多見納用轉征虜將軍監豫州諸軍事假節領豫州刺史渾與吳接境宣布威信前後降附甚多吳將薛瑩王濬傳作光祿勳薛瑩隋經籍志有晉散騎常侍薛瑩後漢記蓋瑩降晉後官至常侍魯淑眾號十萬淑向弋陽瑩向新息時州兵並放休息眾裁一旅浮淮潛濟出其不意瑩等不虞晉師之至渾擊破之以功封次子尚為關內侯十七史商榷四十八曰末又云長子尚早亡次子濟嗣自相矛盾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吳人大佃皖城圖為邊害渾遣揚州刺史應綽督

淮南諸軍攻破之并破諸別屯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稻苗四千餘頃船六百餘艘渾遂陳兵東疆視其地形險易歷觀敵城察攻取之勢及大舉伐吳渾率師出橫江讀史方輿紀要三曰橫江在今和州東南二十五里即大江也遣參軍陳慎都尉張喬攻尋陽瀨鄉又擊吳牙門將孔忠皆破之獲吳將周興等五人又遣殄吳護軍李純據高望城討吳將俞恭破之東晉疆域志曰堂邑縣有高望城多所斬獲吳厲武將軍陳代平虜將軍朱明懼而來降吳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等率眾數萬指城陽渾遣司馬孫疇揚州刺史周浚擊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孫皓司

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詣渾降既而王濬破石頭降孫皓威名益振明日渾始濟江登建鄴宮釃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皓中軍案甲不進致在王濬之後意甚愧恨有不平之色頻奏濬罪狀時人譏之文選晉紀總論注干寶晉紀曰王渾愧久造江而王濬先之乃表濬違詔不受己節度濬上書自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 帝下詔曰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京陵侯王渾督率所統遂逼秣陵令賊孫皓救死自衞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軍之功又摧大敵獲張悌使皓途窮勢盡面縛乞降遂平定秣陵功勳茂著其增封八千戶進爵爲公封子澄爲亭侯魏志王昶傳注引晉書云敘渾之勳封一子

江陵侯弟湛爲關內侯賜絹八千匹轉征東大將軍武帝紀作征南復鎮壽陽渾不尙刑名處斷明允書鈔七十二引王隱晉書處斷作情斷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羇旅虛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書鈔三十四御覽四百七十五引王隱晉書虛懷綏納作勞謙接納莫不悅附作莫不愛敬書鈔七十二引王書亦作勞謙接納座無空席作坐無垂席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作江淮之士愛敬焉御覽四百七十五引王書作江東諸士莫不敬愛徵拜尙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會朝臣立議齊王攸當之藩渾上書諫曰伏承聖詔憲章古典進齊王攸爲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憲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

業不使歸藩明至親義著不可違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攸於大晉姬旦之親也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實爲陛下腹心不貳之臣且攸爲人修絜義信加以懿親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於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伷駿各處方任有內外之資論以後慮亦不爲輕攸今之國適足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之美耳

而令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竊為陛下不取
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產
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歷
觀古今苟事輕重所在無不為害也不可事事曲設疑
防慮方來之患者也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
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
非為安之理此最有國有家者之深忌也愚以為太子
太保缺宜留攸居之與太尉汝南王亮衛將軍楊珧共
為保傅幹理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義
之益退無偏重相傾之勢令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

蒙仁覆之惠臣同國休戚義在盡言心之所見不能默已私慕魯女存國之志敢陳愚見觸犯天威欲陛下事每盡善冀萬分之助臣而不言誰當言者帝不納太熙初遷司徒惠帝即位加侍中又京陵置士官如睢陵比及誅楊駿崇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吏不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皁服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日按職官志諸公及開府從公加兵者主簿已下令史已上皆絳服太尉雖不加兵吏屬亦皆絳服渾以司徒加兵於法吏屬當絳衣乃辭而不居者以一時謬恩非由功賞且政出多門恐爲權倖所忌耳論者美其謙而識體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等也公孫宏說瑋曰昔宣帝廢曹爽引太尉蔣

濟參乘以增威重大王今舉非常事宜得宿望鎮厭衆心司徒王渾宿有威名爲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使物情有憑也瑋從之渾辭疾歸第御覽八百三十王渾表曰臣有氣病善夜發服半夏湯或湯服湯不解尙取鍼前殿中醫趙泰思纂見給事醫在醫署著纂能鍼有方伎乞以纂名課考稱課醫給臣自療治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不敢逼俄而瑋以矯詔伏誅渾乃率兵赴宮帝嘗訪渾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渾奏曰陛下欽明聖哲光于遠近明詔沖虛詢及芻蕘斯乃周文疇咨之求仲尼不恥下問也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久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令中

書指宣明詔問方土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尚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冤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化興利除害者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指垂心四遠類聚四引王渾集留心方國作留心訪問又引王渾集曰詔問明正旦會四方計吏入見臨朝當何所宜渾奏舊正會計吏軒下中書令宣詔問方土所宜土人賢才隱伏未達風俗好尚禮教之宜勤農務本以盡墾殖之利刑獄清理無枉濫之失郡守長吏勤心治政爲民興利除害訓化之績授以紙筆意陳聞見以明聖旨垂心四遠案本傳采用渾奏頗有同異蓋未盡錄原文也不復因循常辭且察其荅對文義以觀計吏人才之實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鎮長史司馬諸王國卿諸州別駕今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侍中宣問以審察方國於事爲便帝然之又詔渾錄

尚書事書鈔五十九晉起居注曰元康元年誅楊駿詔曰司徒王渾秉法清正思量宏遠歷任內外文武勳庸著在方策宜參弼機衡以亮天工其可錄尚書事假翦[illegible]鏘航許轢謝什辭謙鉉渾所歷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元康七年薨時年七十五謚曰元長子尚早亡次子濟嗣周家祿校勘記曰按上云封次子尚爲關內侯此不當云長子濟亦不當云次子案唐宰相世系表十二中作昶二子渾濟是誤以濟爲渾弟也又誤以渾弟湛爲渾子

濟字武子少有逸才文選褚淵碑文注王隱晉書曰少知名有俊才世說言語篇注晉諸公贊曰有儁才能清言書鈔五十七引文士傳亦作有俊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魏志鍾會傳注何劭王弼傳曰太原王濟嘗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及莊老文詞俊茂伎藝過人有名當世與姊夫和嶠及

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文選褚淵碑文注王隱晉書曰尚武帝姊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拜中書郎書鈔五十二晉起居注曰武帝詔曰駙馬都尉王濟忠篤好學問有文章器幹其以濟爲中書侍郎案本傳脫侍字以母憂去官起爲驍騎將軍累遷侍中御覽二百十九山濤啟事曰侍中彭權遷當選代案雍州刺史郭奕高簡有雅量右衛將軍王濟才高茂美後來之秀此二人誠顧問之秀又引作皆誠直忠亮侍中之最高者也書鈔六十四引啟事曰詔濟領禁兵不欲使轉也案本傳不載爲右衛將軍蓋由驍騎遷右衛又由右衛遷侍中山公此啟爲舉兩人而朝命則用王濟故郭奕傳不言爲侍中也又御覽二百三十八引晉書百官名王濟遷左軍將軍傳亦失載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魏志倉慈傳注孔氏譜曰孔乂字元儁曾祖暐字元矩陳相乂祖父皆二千石乂爲散騎常侍至大鴻臚子恂字士信晉平東將軍衛尉書鈔七十三豫章列士傳曰孔恂州辟爲別駕從事刺史發喪欲撤屏星恂曰毀國舊儀此不可行刺史慙謝爲一時秀彥武

帝嘗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萬機得失濟善於清言修飾辭令諷議將順朝臣莫能尚焉帝益親貴之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壻之故咸謂才能致之然外雖弘雅而內多忌刻好以言傷物儕類以此少之以其父之故每排王濬時議譏焉齊王攸當之藩濟既陳請又累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泣請帝留攸帝怒

魏志后妃傳注晉諸公贊曰悳字彥孫司馬景王輔政以女妻悳妻早亡文王復以女繼室即京兆長公主景文二王欲自結於郭后是以頻繁爲婚悳雖無才學而恭謹謙順太康中大司馬齊王攸當之藩悳與左衞將軍王濟共諫請時人嘉之世祖以此望悳案后妃傳文明王皇后生廣德

京兆公主當是二人此傳作長廣殆因廣德而誤然晉諸公贊云憙繼室爲京兆公主未知孰是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世說方正篇注引晉諸公贊作而甄德王濟連遣婦入來生哭人耶濟等尚爾況餘者乎以忤旨左遷國子祭酒世說方正篇注引晉諸公贊作濟自此被責左遷常侍如故數年入爲侍中時渾爲僕射主者處事或不當濟性峻厲明法繩之素與從兄佑不平佑黨頗謂濟不能顧其父由是長同異之言出爲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官世說汰侈篇注晉諸公贊曰濟與從兄佸不平濟爲河南未拜行過王官吏不時下道濟於車前鞭之有司奏免官論者以濟爲不長者案佸當爲佑字之譌而王佑始見委任而濟遂被斥外於是乃移第北芒山下性豪侈麗

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世說汰侈篇作於時人多地貴濟買地爲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爲金溝世說汰侈篇作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注云溝一作埒寰宇記二日金埒在北邙山下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世說汰侈篇曰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臠便去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案世說儉嗇篇作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與此異濟候其上直卒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世說儉嗇篇曰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

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　帝嘗幸其宅供饌甚
曰何如君李和既得惟笑而已
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肫甚美帝問其故世說汰侈篇曰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絝羅以手擎飲食烝肫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荅
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善解馬性
嘗乘一馬著連乾鄣泥世說術解篇連乾作連錢前有水終不肯渡
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
癖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曰濟
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世說方正篇切讓作苦責既而曰
知愧不濟荅曰尺布斗粟之謡常爲陛下恥之他人能
令親疎臣不能使親親世說方正篇作他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愧

陛下耳帝默然帝嘗與濟奕棊而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剝之濟時伸脚局下而皓譏焉尋使白衣領太僕年四十六先渾卒追贈驃騎將軍及其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世說傷逝篇曰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推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爲卿作之體似聲眞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世說傷逝篇曰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御覽五百五十六語林曰諸君不死令王武子死賓客莫不皆怒須臾之間或悲或怒或哭初濟尚主主兩目失明而妬忌尤甚然終無子有庶子二人卓字文宣嗣

渾爵拜給事中次聿字茂宣襲公主封敏陽侯濟二弟
澄字道深汶字茂深皆辯慧有才藻並歷清顯

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濬博涉墳典美
姿貌不修名行不為鄉曲所稱晚乃變節疎通亮達恢
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
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眾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州郡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絜
者皆望風自引而去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
嫁邈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內觀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

之後參征南軍事讀史舉正曰案本紀咸寧二年十月羊祜爲征南將軍而濬遷益州刺史在誅張弘後時爲泰始八年然則濬所參非征南也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濬爲人志太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轉車騎從事中郎識者謂祜可謂能舉善焉除巴郡太守御覽五百十二三十國春秋曰羊祜都督荊州鎮襄陽時祜有平吳之志方樹基址擢王濬爲巴郡太守將委以巴峽之任祜兄子暨謂祜曰覵濬爲人志大者侈不可專任祜曰有大才必可用也識者曰祜可謂能舉善矣知人則哲叔子之謂乎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傜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濬夜夢懸三刀於臥屋梁上須臾

又益一刀書鈔一百二十三陸機晉紀曰王濬之在巴郡夢懸四刀於上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書鈔一百二十三陸機晉紀曰夫三刀爲州而見四爲益一也明年其當益州乎類聚六十引陸機晉書李毅誤作李也穀華陽國志十一曰李毅字允剛廣漢鄴人少散達不治素檢年二十餘乃詣郡文學受業通詩禮訓詁爲學主事太守弘農王濬臨學講試奇之命爲主簿濬嘗夢得三口刀云人以不益之手持不得以問郡丞與掾吏莫能知毅對曰吉祥也三刀者州字而益之禾持不得禾傍失者秩字明府秩當至益州濬笑曰如卿言當相以爲秀才札樸曰州本不從刀因班辨從刀隸作刂似州之半體故謂州爲三刀慕容詳時童謠云八井三刀卒起來議者謂魏師盛於冀州此亦以三刀爲州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爲益州刺史濬設方略悉誅弘等華陽國志八曰泰始十年汶山白馬胡恣縱掠諸種夏刺史皇甫晏表出討之別駕從事王紹等固

衆不從典學從事蜀郡何旅諫晏不聽遂西行軍城北
人譎有鹿入營中軍占以為不祥晏不悟胡康水子燒
香言軍出必敗晏以為誣衆斬之夏五月軍至都安屯
覩坂上旅復諫日今所安營地名覩坂上自臨毗觀下
反上傷作之殘切牡觸下飯卜象徵不吉晏不納其言
夜所將中州兵蔡雄宜班張儀等以不山道險心畏胡
之強晏愎諫干時衆庶所怨遂引牙門張宏督張衛等
反殺晏衆夜亂不知所為推兵習從事犍為楊倉彎弓
力戰射晏百餘發亂且詈衆雄繫之矢盡見殺從事廣漢王
紹亦赴之死初晏未出蜀中傳相告日井中有人學士
斬普言咨星入東井東井益州之分野變刺史戒客人
耳又有猛風是逆風其日觀卦用事若軍西行獲觀坂
門人向天井益可慮也故旅懃諫云卒如其言宏等遂
誣表晏欲率己共反故殺之求以免非其衆抄掠百姓
廣漢主簿李毅白太守宏農王濬宜急救益州禍亂保
晏無惡必為宏等所枉從濬從之而晏主簿蜀郡何攀
以母喪在家聞亂釋緩經詣將訴晏忠孝而宏等惡逆
事得分明詔書因以濬為益州刺史加輕車將軍濬斬
宏等益州平又十一日張宏殺益州刺史皇甫晏表誣
晏反毅白濬日皇甫侯起自諸生位極方州又當何求

且廣漢與成都啇通而統梁州者衿益州之領須防若今日也益州有禍乃此郡之憂加張宏小豎衆所不與宜時赴討濬欲先上後行毅曰大夫出驅苟利社稷專之爲賢何況殺主賊急當不拘常宜濬從之發兵與牙門請泰等共討宏斬之水經沫水注曰晉太始九年黃龍見於利慈祉縣令董玄之宅吏民觀之以白刺史王濬濬表上之晉朝改護龍也案護龍縣雖在太康三年之前而志亦失載又沫水注云沫水又東逕開刊縣注云故平鄉也晉初置閭刑縣亦不見於志

以勲封關內侯懷輯殊俗待以威信

華陽國志八曰咸寧三年春刺史濬誅犍爲民陳瑞瑞初以鬼道惑民其道始用酒一斗魚一頭不奉他神貴鮮潔其死喪產乳者不百日不得至道治其爲師者曰祭酒父子妻子之喪不得撫殯入弔及問乳病者轉奢靡作朱衣素帶朱幘進賢冠瑞自稱天師徒衆以千石數濬聞以爲不孝誅瑞及祭酒袁旌等焚其傳舍益州民有奉瑞道者見官二千石長吏巴郡太守犍爲唐定等皆免官或除名蜀中山川神祠皆種松柏濬以爲非禮皆廢壞燒除取其松柏爲舟船惟不毀禹王祠及漢武帝祠又禁民作巫祀於是蜀無淫祀之俗教化

大行有木連理嘉蠻夷徼外多來歸降徵拜右衛將軍
禾黃龍甘露之祥華陽國志八曰四年刺史濬當遷大司農至
除大司農漢壽亭遣參軍李毅詣洛與何攀並表求伐
吳車騎將軍羊祜雅知濬有奇略乃密表留濬於是重
拜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魏志閻溫傳注世語曰就孫
子斆字祖文弘毅有幹正晉
武帝世為廣漢太守王濬在益州受中制募兵討吳無
虎符斆收濬從事列上由此召斆還帝責斆何不密啟
而便收從事斆曰蜀漢絕遠劉備嘗用之
輒收臣猶以為輕帝善之斆一本作勃詔濬修舟艦
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
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華陽國志八曰
咸寧三年三月
被詔罷屯田兵大作舟船為伐吳調別駕何攀以為佃
兵但五六百人無所辦宜召諸休兵借諸郡武吏并萬
餘人造作歲終可成濬從之攀又建議裁船入山動數
百里艱難蜀民冢墓多種松柏宜什四市取入山者少

濬令攀典舟船器仗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淮南子本經訓高注曰鷁水鳥也畫其像著船頭故曰鷁首司馬相如子虛賦浮文鷁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云鷁水鳥也畫其象於舟首是也張衡西京賦浮鷁首薛綜注船頭象鷁鳥厭水神故天子乘之方言作艗首郭注云鷁鳥名今江東貴人船前作青雀是其像也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柿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案吳彥嘗從本傳作吾彥吳志三嗣主傳注引干寶晉紀同作吾彥取流柿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從尋以謠言拜濬爲龍驤將軍監梁益諸軍事華陽國志八日五年詔書拜濬龍驤將軍假節監梁益二州軍事除何攀郎中參軍事以典軍從事張任趙明李高徐兆爲牙門姚顯郤堅爲督冬當大舉元和郡縣圖志二十七日龍驤水在黃陂縣南七十二里相傳晉龍驤將軍王濬率舟師伐吳屯軍於此通鑑晉紀攷異曰

羊祜傳曰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華陽國志云咸寧五年拜龍驤監梁益二州按是時羊祜已卒尤不可據語在羊祜傳時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臣數參訪吳楚同異孫皓荒淫凶逆荊揚賢愚無不嗟怨且觀時運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變難預令皓卒死更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已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焉賈充荀勖陳諫以爲不可唯張華固勸又杜預表請帝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文選晉紀總論注干寶晉紀曰杜預亦上疏上先納羊祜之謀重以濬預之決乃發詔諸方大舉華陽國志八日安東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侵請兵朝議征却須六年攀因表可因令取之策皓必不自送帝乃許焉案羊祜之謀亦由攀

面陳而始定進取之計詳何攀傳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傜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御覽四百七十九干寶晉紀曰王濬在巴郡兵民苦役生男多不舉濬乃嚴其殺子之防而厚卹之所育者數千人於此能稱兵矣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必勉之無愛生太康元年正月濬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楊剋之華陽國志八曰冬十有二月濬因自成都帥水陸軍及梁州三水胡七萬人伐吳臨發斬牙門將李延所愛待將也以爭騎斬衆莫不肅讀史方輿紀要三日丹楊在荆州府歸州東南七里擒其丹楊監盛紀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羊祜獲吳閒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

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二月庚申尅吳西陵獲其鎮南將軍留憲（武帝紀作鎮軍將軍）征南將軍成據宜都太守虞忠壬戌尅荆門夷道二城獲監軍陸晏乙丑尅樂鄉獲水軍督陸景平西將軍施洪等來降（勞格校勘記曰吳志陸抗傳二月壬戌晏爲王濬別軍所殺癸亥景亦遇害與傳微異案監軍武帝紀又作夷道監夷道屬宜都樂鄉屬南平之孱陵蓋同時並克之惟本紀均屬諸壬戌二日耳讀史方輿紀要二曰荆門在今夷陵州宜都縣西北五十里）乙亥詔進濬爲平東將軍假節都督益梁諸軍事（華陽國志八曰至江州詔進濬爲平東將軍都督二州巴東監軍唐彬及平南軍皆受指授別

遣參軍李毅將軍由涪陵入取武陵會巴陵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
夏口武昌無相支抗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元和郡縣圖志二十五曰三山在上元縣西南五十里讀史方輿紀要二十曰三山在江寧府城西南五十七里皓遣
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象軍望旗而降皓聞
濬軍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威勢甚盛莫不破膽用光祿
勳薛瑩中書令胡沖計送降文於濬曰吳郡孫皓叩頭
死罪昔漢室失御九州幅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阻
山河與魏乖隔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闇劣偷安未喻天
命至于今者猥煩六軍衡蓋露次遠臨江渚舉國震一作驚
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

襲等奉所佩璽綬委質請命王寅濬入於石頭寰宇記一百二十四日當利浦在鄂州東十二里本名揚浦晉王濬平吳水軍揚帆順流於此而下王渾以旗招不往濬報云風利不得泊遂先入石頭後因以當利爲名案武帝紀作三月王申[illegible]王濬以舟師至於建鄴之石頭本紀是年正月爲己丑朔則三月不應有王申當從本傳作王寅爲是又文選晉紀總論注引干寶晉紀作元年四月王濬鼓譟入於石頭若是王申日則當作四月末知孰是皓乃備亡國之禮素車白馬肉袒面縛銜璧牽羊大夫衰服士輿櫬率其僞太子瑾瑾弟魯王虔等二十一人造于壘門濬躬解其縛受璧焚櫬送于京師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無私焉帝遣使者犒濬軍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

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剋
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
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
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
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遣信要令暫過
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久破皓中
軍斬張悌等頓兵不敢進而濬乘勝納降渾恥而且忿
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有司遂按濬檻車徵
帝弗許詔讓濬曰伐國事重宜令有一前詔使將軍受
安東將軍渾節度渾思謀深重案甲以待將軍云何徑

前不從渾命違制昧利甚失大義將軍功勲簡在朕心當率由詔書崇成王法而於事終恃功肆意朕將何以令天下濬上書自理曰臣前被庚戌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騖直造秣陵臣被詔之日即便東下又前被詔書云太尉賈充總統諸方自鎮東大將軍伷及渾濬彬等皆受充節度無令臣別受渾節度之文臣自達巴丘所向風靡知孫皓窮蹙勢無所至十四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設部分為攻取節度前至三山見渾軍在北岸遣書與臣可暫來過共有所議亦不語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軍風發乘勢造賊城加宿

設部分行有次第無緣得於長流之中迴船過渾令首尾斷絕須臾之閒皓遣使歸命臣即報渾書并寫皓牋具以示渾使速來當於石頭相待軍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備皓越逸又索蜀兵及鎭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爲皓已來首都亭無緣共合空圍又兵人定見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中詔謂臣忽棄明制專擅自由伏讀嚴詔驚怖悚慄不知軀命當所投厝豈惟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氣臣受國恩任重事大常恐託付不效孤負聖朝故投身死地轉戰萬

里（書鈔一百十五引王濬表此上有臣受命之日心與口誓二句）被蒙寬恕之恩得從臨履之宜是以憑賴威靈幸而能濟皆是陛下神策廟算臣承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勳勞而恃功肆意寧敢昧利而違聖詔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六日起洛陽其間懸闊不相赴接則臣之罪責宜蒙察恕假令孫皓猶有螳蜋舉斧之勢而臣輕軍單入有所虧喪罪之可也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席卷皓以衆叛親離無復羽翼匹夫獨立（一作坐）不能庇其妻子雀鼠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其虛實不早縛取自爲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並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

之言語噂喈不可聽問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由有專輒札樸曰顏氏家訓多用專輒字王濬上書大夫出疆由有專輒桓溫上表義存社稷之利不顧專輒之罪王弘上表敢引覆餗之刑甘受專輒之罪范甯傳甯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推在任心檀弓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正義云專輒許諾匡謬正俗劉周之徒音夾爲頰亦爲專輒晉王蘊爲吳興太守主簿執諫蘊曰專輒之愆罪在太守臣雖愚惷以爲事君之道唯當竭節盡忠奮不顧身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劣披布丹心輸寫肝腦欲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庶必掃除兇逆清一宇宙願令聖世與唐虞比隆陛下粗察臣之愚款而識其欲

自效之誠是以授臣以方牧之任委臣以征討之事雖燕主之信樂毅漢祖之任蕭何無以加焉受恩深重死且不報而以頑疎舉錯失宜陛下弘恩財加切讓惶怖怔營無地自厝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渾又騰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物濬復表曰被壬一本作戊戌詔書下安東將軍所上揚州刺史周浚書謂臣諸軍得孫皓寶物又謂牙門將李高放火燒皓僞宮輒公文上尚書具列本末又聞渾案陷上臣臣受性愚忠行事舉動信心而前期於不負神明而已秣陵之事皆如前所表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公於聖世反白爲黑

夫佞邪害國自古而然故無極破楚宰嚭滅吳及至石顯傾亂漢朝皆載在典籍爲世所戒昔樂毅伐齊下城七十而卒被讒間脫身出奔樂羊旣反謗書盈篋況臣頑疎能免讒慝之口然所望全其首領者實賴陛下聖哲欽明使浸潤之譖不得行焉然臣孤根獨立朝無黨援久棄遐外人道斷絶而結恨彊宗取怨豪族以累卵之身處雷霆之衝藺粟之質當豺狼之路其見吞噬豈抗脣齒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故朱雲折檻嬰逆鱗之怒慶忌救之成帝不問望之周堪違忤石顯雖闔朝嗟歎而死不旋踵此臣之所大怖

也今渾之支黨姻族內外皆根據磐牙並處世位聞遣人在洛中專共交構盜言孔甘疑惑觀聽夫曾參之不殺人亦以明矣然三人傳之其母投杼今臣之信行未若曾參之著而讒構沸騰非徒三夫之對外內扇助為二五之應夫猛獸當塗麒麟恐懼況臣脆弱敢不悚慄偽吳君臣今皆生在便可驗問以明虛實前偽中郎將孔攄說去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皓案行石頭還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為陛下一死戰決之皓意大喜謂必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御覽三百四十六引王濬表作左右兵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為國家一死戰決之勝魏帝倘以千人定天下況今有數萬眾自足辦事皓意大喜便

開庫藏盡出金寶以賜與之　小人無狀得便持走晧懼乃圖降首喩使適去左右刼奪財物略取妻妾放火燒宮晧逃身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叅軍主者救斷其火耳周浚以十六日前入晧宮臣時遣記室吏往視書籍浚使收縛若有遺寶則浚前得不應移蹤後人欲求苟免也臣前在三山得浚書云晧散寶貨以賜將士府庫略虛而今復言金銀篋笥動有萬計疑臣軍得之言語反覆無復本末臣復與軍司張牧汝南相馮紞等共入觀晧宮乃無席可坐後日又與牧等共視晧舟船渾又先臣一日上其船船上之物皆渾所知見臣之案行皆出其後若有

寶貨渾應得之又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陣閒
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衆臣軍先至為土地之主百姓
之心皆歸仰臣臣切敕所領秋毫不犯諸有市易皆有
伍任證左明從券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
知也餘軍縱横詐稱臣軍而臣軍類皆蜀人幸以此自
別耳豈獨浚之將士皆是夷齊而臣諸軍悉聚盜跖耶
時有八百餘人緣石頭城刼取布帛臣牙門將軍馬潛
即收得二十餘人并疏其督將姓名移以付浚使得自
科結而寂無反報疑皆縱遣絶其端緒也又聞吳人言
前張悌戰時所殺財有二千人而渾浚露布言以萬計

以吳剛子爲主簿而遣剛至洛欲令剛增斬級之數可具問孫皓及其諸臣則知其定審若信如所聞浚等虛詐尚欺陛下豈惜於臣云臣屯聚蜀人不時送皓欲有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當誅殺取其妻子冀其作亂得騁私忿謀反大逆尚以見加其餘謗讟故其宜耳渾案臣瓶罌小器蒙國厚恩頻繁擢敘遂過其任渾此言最信內省慙懼今年平吳誠爲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累既無孟側策馬之好而令濟濟之朝有讒邪之人虧穆穆之風損皇代之美由臣頑疎使致於此拜表流汗言不識次濬至京都有司奏濬表既不列前後所被七

詔月日又赦後違詔不受渾節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

詔曰濬前受詔徑造秣陵後乃下受渾節度詔書稽留所下不至便令與不受詔同責未爲經通濬不即表上被渾宣詔此可責也濬有征伐之勞不足以一眚掩之

有司又奏濬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敕付廷尉禁推詔曰勿推拜濬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舊校唯五置此營自濬始也御覽二百四十二王隱晉書曰太康中伐吳還欲以王濬爲五官校尉而無缺始始置翊軍校尉班同長水步兵以梁益所省兵爲營勞格校勘記曰通鑑考異云職官志屯騎步兵長水越騎射聲校尉是爲五尉並漢官也則步兵之官非自濬始武紀是年六月丁丑初置翊軍校尉官疑濬所領者翊軍也案宋書百官志下云翊軍晉武帝太康初置始爲壼校尉而以唐彬爲之考彬傳亦云徵拜翊軍校

尉則爲翊軍者是唐彬非王濬也案步兵爲五校之一不得云自濬始王書謂五官校尉無缺始置翊軍班同長水步兵蓋爲濬特置翊軍也本傳誤以翊軍爲步兵而又云舊校權五此營自濬始偵矣勞氏未攷王隱書故但知唐彬爲翊軍又未嘗不疑濬所領是翊軍由於不知此傳之誤也有司又奏輔國依比未爲達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人爲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馬封爲襄陽縣侯邑萬戶封子彝楊鄉亭侯邑千五百戶賜絹萬匹又賜衣一襲錢三十萬及食物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及豪强所抑屢爲有司所奏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

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父何力之有焉如斯顏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藺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亦不能遣諸胷中是吾褊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博士秦秀太子洗馬孟康（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餘錄曰此別一孟康非注漢書之孟康也顏師古敘例云孟康魏中書令後轉爲監封廣陵亭侯不聞其仕晉也）前溫令李密等並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王渾詣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其相猜防如此濬平

吳之後以勳高位重不復素業自居乃玉食錦服縱奢侈以自逸其有辟引多是蜀人示不遺故舊也後又轉濬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特進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如故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諡曰武葬柏谷山大營塋域葬垣周四十五里面別開一門松柏茂盛寰宇記六日恒農縣柏谷亭漢武帝微時常游於此又日王濬冢仕晉平吳有功卒葬於此而冢尚存子矩嗣矩弟暢散騎郎暢子粹太康十年武帝詔粹尚潁川公主仕至魏郡太守濬有二孫過江不見齒錄安西將軍桓溫鎮江陵表言之曰臣聞崇德賞功爲政之所先興滅繼絕百王之所務故德參時雍則奕世承祀功烈一

代則永錫祚胤案故撫軍王濬歷職內外任兼文武料敵制勝明勇獨斷義存社稷之利不顧專輒之罪荷戈長騖席卷萬里僭號之吳面縛象魏今皇澤被於九州玄風洽於區外襄陽之封廢而莫續恩寵之號墜於近嗣遐邇酸懷臣竊悼之濬今有二孫年出六十室如懸磬餬口江濱四節蒸嘗菜羹不給昔漢高定業求樂毅之嗣世祖旌賢建葛亮之胤夫效忠異代立功異國尚通天下之善使不泯棄況濬建元勳於當年著嘉慶於身後靈基託根於南垂皇祚中興於江左舊物克彰神器重耀豈不由伊人之功力也哉誠宜加恩少垂矜憫

追錄舊勳纂錫茅土則聖朝之恩宣暢於上忠臣之志
不墜于地矣卒不見省

唐彬

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父臺太山太守彬有經國大
度而不拘行檢少便弓馬好游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
强力兼人晚乃敦悅經史尤明易經隨師受業還家教
授恆數百人初爲郡門下掾轉主簿刺史王沈集諸參
佐盛論距吳之策以問九郡吏彬與譙郡主簿張惲俱
陳吳有可兼之勢沈善其對又使彬難言吳未可伐者
而辭理皆屈還遷功曹舉孝廉州辟主簿累遷別駕彬

忠肅公亮盡規匡救不顯諫以自彰御覽二百六十三
王隱晉書曰彬忠
肅公亮匡救違闕盡規諍以納
善不顯諫以彰主當朝正色焉又奉使詣相府計事于
時僚佐皆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薦爲
掾屬帝以問其參軍孔顥顥忌其能良久不荅陳騫在
坐斂板而稱曰彬之爲人勝騫甚遠帝笑曰但能如卿
固未易得何論於勝因辟彬爲鎧曹屬帝問曰卿何以
致辟對曰修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迹言滿天下無口過
行滿天下無怨惡帝顧四坐曰名不虛行他日謂孔顥
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初鄧艾之誅也文帝以
艾久在隴右素得士心一旦夷滅恐邊情搔動使彬密

察之彬還白帝曰鄧艾忌克詭狹矜能負才順從者謂
爲見事直言者謂之觸迕雖長史司馬參佐牙門荅對
失指輒見罵辱處身無禮大失人心又好施行事役數
勞衆力隴右甚患苦之喜聞其禍不肯爲用今諸軍已
至足以鎭壓內外願無以爲慮俄除尚書水部郎泰始
初賜爵關內侯出補鄴令彬道德齊禮朞月化成遷弋
陽太守明設禁防百姓安之以母喪去官益州東接吳
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帝以問散
騎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
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者難改遂用彬

一日泰始二年吳大將步闡唐咨攻羅獻獻保城咨西侵至朐忍故蜀尚書郎巴郡楊宗告急於洛未還獻出擊闡大破之咨退獻還監軍假節安南將軍封西鄂侯入朝加錫御蓋朝服吳武陵太守孫恢寇南浦安蠻護軍楊宗討之退走因表以宗爲武陵太守住南浦誘鄰武陵蠻夷得三縣初附民獻卒以犍爲太守天水楊攸爲監軍攸還涼州刺史朝議以唐彬及宗爲代晉武帝問散騎常侍文立曰彬宗孰可用立對曰彬宗俱立事績在西不可失者然宗才誠佳有酒嗜彬亦其人性在財欲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嗜難改遂用彬案本傳酒者當從華陽志作酒嗜尋又詔彬監巴東諸軍事加廣武將軍上征吳之策甚合帝意後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要爲衆軍前驅每設疑兵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多所擒獲自巴陵沔口以東諸賊所聚莫不震懼倒戈肉袒彬知賊寇已殄孫晧將降未至建鄴二百里稱疾遲留以

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于時有識莫不
高彬此舉吳平詔曰廣武將軍唐彬受任方隅東禦吳
寇南臨蠻越撫寧疆埸有綏禦之績又每慷慨志在立
功頃者征討扶疾奉命首啟戎行獻俘授馘勳效顯著
其以彬爲右將軍都督巴東諸軍事徵拜翊軍校尉改
封上庸縣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朝有疑議每參
預焉北虜侵掠北平以彬爲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
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彬既至鎭訓卒利兵廣農重稼震
威耀武宣喻國命示以恩信於是鮮卑二部大莫廆擿
何等並遣侍子入貢兼修學校誨誘無倦仁惠廣被遂

開拓舊境卻地千里復秦長城塞自溫城洎于碣石緜互山谷且三千里分軍屯守烽堠相望由是邊境獲安無犬吠之警自漢魏征鎮莫之比焉鮮卑諸種畏懼遂殺大莫廆彬欲討之恐列上俟報虜必逃散乃發幽冀車牛參軍許祇密奏之詔遣御史檻車徵彬付廷尉以事直見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爲立碑作頌彬初受學於東海閻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爲之立碑元康初拜使持節前將軍領西戎校尉雍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遷等並志節清妙履行高潔

踐境望風虛心饑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
見論道而已豈以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
於邑之望於是四人皆到彬敬而待之元康四年卒官
時年六十謚曰襄賜絹二百匹錢二十萬長子嗣
周家祿校
勘記曰長子某脫名　官至廣陵太守少子岐征虜司馬
史臣曰孫氏負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氛奄有水鄉
抗衡上國二王屬當戎旅受律遄征渾旣獻捷橫江濬
亦剋清建鄴于時討吳之役將帥雖多定吳之功此焉
爲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陽夏之推功上稟廟堂下
憑將士豈非懋勳懋德善始善終者歟此而不存彼焉

是務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競構南箕成茲貝錦遂
乃喧黷宸扆斁亂彝倫旣爲戒於功臣亦致譏于淸論
豈不惜哉王濟遂驕父之褊心乖爭子之明義儁材雖
多亦奚以爲也唐彬畏避亥爭屬疾遲留退讓之風賢
於渾濬遠矣傳云不拘行檢安得長者之行哉
贊曰二王總戎淮海攸同渾旣售譖濬亦矜功武子豪
桀夙參朝列逞欲牛心紆情馬埒儒宗知退避名全節

晉書斠注卷四十二

晉書斠注卷四十三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十三

山濤 子簡 簡子遐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父曜宛句令世說政事篇注虞預晉書曰祖本郡孝廉父曜冤句令元和姓纂四曰山昱之後漢宣元時臨潁侯山君賓生儒五代孫若公後漢鉅鹿太守八代孫輝魏宛句令生濤案宛當作冤林氏作輝或避曜嫌名曜與輝同義也濤早孤居貧少有器量介然不羣初學記十七梁祚魏國統曰少有大量在總角之中耆老宗長見者異其器敍祖世說政事篇注虞預晉書曰少有器量宿士猶不邊之年十七宗人謂宣帝曰濤當與景文共綱紀天下

者也帝戲日卿小族那得此快人也顧愷之畫贊日濤無所標明澹深淵默人莫見其際而其器亦入道故見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賢媛篇注吾陽秋日濤雅素恢達度量弘遠性好莊老世說賞譽篇上日人問王夷甫山巨源義理如何是誰輩王日此人初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合每隱身自晦御覽四百四十七袁宏七賢序日山公中懷體默易可因任平施不撓在衆樂同游刃一世亦可乎不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爲竹林之交作一遊世說賢媛篇注晉陽秋日至於羣子屯蹇於世濤獨保浩然之度御覽四百九袁宏山濤別傳日陳留阮籍譙國嵇康並高才遠識少有陪其契者濤初不識一與相遇便爲神交又四百四十四竹林七賢論日山濤與阮籍嵇康皆一面而契若金蘭濤妻韓氏嘗以問濤濤日當年可爲友者唯此二人耳妻日負羈之妻亦觀狐趙意欲一窺之可乎濤日可也二人至妻勸濤留之宿具酒食夜穿牖而窺之濤入日所見何如吾妻日君才殊不如也正當以識度相友濤日然伊輩亦當[illegible]作謂我識度勝著忘言之契康後坐

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始爲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世說政事篇注引虞預晉書作河內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世說政事篇注引虞預晉書蹴作蹋今爲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閒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邪命司隸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中郎久之拜趙國相遷尚書吏部郎魏志王粲傳注濤行狀曰濤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世說賞譽篇上注山濤啟事曰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濤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

明雅操邁時書鈔三十六引王隱晉書作爲事清明又邁六十及類聚四十八引王隱晉書作探操時念多所乏令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類聚四十八引王隱晉書作錢二十萬絲百觔穀三百斛書鈔六十引王隱晉書作令致錢物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并賜藜杖一枚晚與尚書和逌交又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遷大將軍從事中郎鍾會作亂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並在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封新沓子轉相國左長史典統別營時帝以濤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帝以齊王攸繼

景帝後素又重攸嘗問裴秀曰大將軍開建未遂吾但承奉後事耳故立攸將歸功於兄何如秀以爲不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恆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親拜謝濤及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護送陳留王詣鄴泰始初加奉車都尉進爵新沓伯元和姓纂四作新沓侯誤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按泰始初羊祜爲尚書右僕射故云執政也祜傳云王佑賈充裴秀前朝名望祜每讓不處其右此傳所言似秀之危出於祜意且以權臣目祜與彼傳殊相矛盾矣羊公盛德何至有此出爲冀州刺史書鈔七十二王隱晉書山濤傳曰山濤爲冀州刺史裴秀與山濤書處處方伯之任殊亦爲高祖論道之士不宜處外耳加寧遠將軍

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搜訪賢才書鈔七十二王隱晉
書曰山濤爲冀州刺史舊名剋俗略
無人士自濤到甄拔隱士搜求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
顯名當時類聚五十御覽二百五十六引王隱晉書曰旌命所加三十餘人皆顯名當世冀州之士
於是爲盛人懷慕尚風俗頗革轉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書鈔
六十三王隱晉書曰山濤於冀州轉爲北中郎將以守鄴也入爲侍中類聚四十八引七賢傳曰
山濤太始七年爲侍中詔書曰濤清風清履思心遁違宜侍帷幄盡規左右遷尚書以母老
辭職詔曰君雖乃心在於色養然職有上下旦夕不廢
醫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濤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
見聽除議郎帝以濤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
帳茵褥禮秩崇重時莫爲比後除太常卿以疾不就會

遭母喪歸鄉里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曰吾所共致化者官人之職是也方今風俗陵遲人心進動宜崇明好惡鎮以退讓書鈔六十引王隱晉書鎮字上有豈宜二字山太常雖尚居諒闇書鈔六十類聚四十八引王隱晉書作山太常雖在諒闇古人亦墨絰從戎情在難奪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濤爲吏部尚書書鈔六十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始八年詔曰議郎山濤至性簡靜凌虛篤素立身行己足以勵俗其以濤爲吏部尚書案書鈔所引詔文與本傳大異蓋各節取數語耳濤辭以喪病章表懇切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迫詔命自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轉太子少傅書鈔六十五王隱晉書曰山濤爲少傅詔曰濤秉德沖素思心潛通清虛履道有古人之風雖使輔導東

宮宜兼督朝事又曰山濤轉少傳年已七十表疾求退不聽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固辭以老疾上表陳情章表數十上書鈔六十五王隱晉書曰山濤年七十表疾求退帝手詔不聽遷尚書右僕射初學記十一引晉書山濤轉尚書表辭才下年老詔曰方今多事嘉謀良圖委以老成也案濤章表數十上此詔當是慰留辭尚書僕射之時久不攝職爲左丞白褎所奏書鈔四十五六十王隱晉書曰武帝以山濤爲司徒頻讓不許濤出遂歸家左丞白褎奏濤違詔詔杖褎五十案白褎此奏在濤辭加侍中領吏部之時其後始拜司徒也乃王書牽混爲一似有謬舛隋經籍志有白褎晉國先賢傳二卷注云大司農唐志作十四卷類聚五十八引作魯國先賢志蓋白褎初爲散騎郎後終大司農本傳哀當作褎帝曰濤以病自聞但不聽之耳使濤坐執銓衡則可何必上下邪不得有所問濤不自安表謝曰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

以一老臣爲加曲私臣亦何心屢陳日月乞如所表以
章典刑帝再手詔曰白衷奏君甚妄所以不即推直不
喜凶赫耳君之明度豈當介意邪便當攝職令斷章表
也濤志必欲退因發從弟婦喪輒還外舍詔曰山僕射
近日暫出遂以微苦未還豈吾側席之意其遣丞掾奉
詔諭旨若體力故未平康者便以輿聯輿還寺舍濤辭
不獲已乃起視事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書鈔六十王隱晉書曰山
濤爲吏部前後所選周遍內外百官舉無失才又三每
十六六十晉諸公贊曰山濤爲吏部尚書官人稱允每
一官缺輒啟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書鈔六十類聚四十
八王隱晉書曰濤用人皆先密啟然後公奏通典十四
日山濤爲吏部尚書每官缺輒啟擬數人日侍中彭權

選當選代按雍州刺史郭奕高簡有雅量在兵閒少不盡下情處朝廷足以肅正左右衛將軍王濟才高美茂後來之冠此二人誠顧問之秀聖意倚惜濟主兵者驍騎將軍荀愷智器明敏其典宿衛終不減濟祭酒庾純强正有學義亦堪此選國學初建王荀已亡純能其事宜當小留粗立其制不審宜爾有當聖旨者不尚書令缺宜得其人征南大將軍祜體義立正可以肅整朝廷又云百姓苦者大將軍雖不整正須筋力戎馬問猶宜得健者征北大將軍推貞正靜一中書監勖達練事物三人皆人言不審有可參舉者不皆隨帝所欲而後明奏隨帝意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眾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疏遠單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眾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啟事隋志山公啟事三卷唐志作十卷書鈔六十王隱晉書曰濤所題名目皆如其言惟詔用陸亮濤爭

之不得亮尋以賄敗又徐廣晉紀曰吏部郎陸亮山濤知其非才啟可爲左丞帝遂使爲吏部郎其後果以私被黜也濤中立於朝晚值后黨專權不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悟而不能改後以年衰疾篤上疏告退曰臣年垂八十救命旦夕若有毫末之益豈遺力於聖時迫以老耄不復任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從而靜之百姓自正但當崇風尚教以敦之耳陛下亦復何事臣耳目聾瞑不能自勵君臣父子其間無文是以直陳愚情乞聽所請乃免冠徒跣上還印綬詔曰天下事廣加吳土初平凡百草創當共盡意化之君不深識往心而以小疾求退豈所望於君邪朕猶側席未得垂拱君亦何得高

尙其事乎當崇至公勿復爲虛飾之煩濤苦表請退詔又不許尙書令衛瓘奏濤以微苦久不視職手詔頻煩猶未順旨參議以爲無專節之尙違至公之義若實沈篤亦不宜居位可免濤官中詔瓘曰濤以德素爲朝之望而常深退讓至于懇切故比有詔欲必奪其志以匡輔不逮主者旣不思明詔旨而反深加詆案虧崇賢之風以重吾不德何以示遠近邪濤不得已又起視事太康初遷右僕射（書鈔五十九王隱晉書曰太康詔舊置左僕射以山濤清虛恬簡轉爲左僕射又晉起居注曰詔曰山濤自典官人之任志在澄清風俗朕將倚之以弘訓範庶人倫有日新之美其以爲左僕射類聚四十八引王書作太康元年無左字案以王書與起居注證之是本傳右字誤也惟武帝紀濤爲左

僕射在咸寧四年三月與王書太康元年又與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如故濤以老疾固辭手詔曰君以道德爲世模表況自先帝識君遠意吾將倚君以穆風俗何乃欲舍遠朝政獨高其志耶吾之至懷故不足以喻乎何來言至懇切也且當以時自力深副至望君不降志朕不安席濤又上表固讓不許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于宣武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世說識鑒篇曰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悉召羣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注竹林七賢論曰咸寧中吳既平上將爲桃林華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下以大安於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時京師猶講武山濤因論孫吳用兵本意濤爲人常簡默蓋以爲國者不可以忘戰故及之名士傳曰濤居魏晉之間無所標明嘗與尚書盧欽言及用兵本意武帝聞之曰山濤名言也案武帝紀云帝臨宣武觀大閱事在咸寧三年尚在平吳之前七賢論誤謂吳既平也盧欽卒於咸寧四年亦不逮平吳之後世說謂舉坐以爲名言與本傳及名士傳作武帝之言亦異

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猋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世說識鑒篇曰後諸王驕汰輕遘禍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注竹林七賢論曰永寧之後諸王搆禍狡虜歘起皆如濤言名士傳曰王夷甫推歎濤晻晻爲與道合其深不可測皆此類也

後拜司徒濤復

固讓詔曰君年耆德茂朝之碩老書鈔五十二王隱晉書曰山濤以左僕射爲司徒詔曰濤道高德茂器宇淵濟宜贊三事以敷五教案王書所載詔辭與本書異蓋各采數語也是以授君台輔之位而遠崇克讓至于反覆良用於邑君當終始朝政翼輔朕躬濤又表曰臣事天朝三十餘年卒無豪釐以崇大化陛下私臣無已猥授三司臣聞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廟門之咎願陛下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詔曰君翼贊朝政保乂皇家匡佐之勳朕所倚賴司徒之職實掌邦教故用敬授以苔羣望豈宜沖讓以自抑損邪已勑斷章表使者乃卧加章綬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污官府乎輿疾歸家以太

康四年薨時年七十九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五十萬布百匹以供喪事策贈司徒蜜印紫綬侍中貂蟬新沓伯蜜印青朱綬陶侃傳亦云追贈大司馬假蜜章詳禮志中注祭以太牢諡曰康將葬賜錢四十萬布百匹左長史范啓等上言濤舊第屋十閒子孫不相容帝爲之立室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毅嘗爲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御覽八百十四引竹林七賢論作衆人莫不受濤不欲爲異乃受之命內

閣之梁上而不用也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御覽八百十四引竹林七賢論作濤於梁上下絲已數年塵埃黃黑封印如初以付吏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有五子該淳允謨簡

該字伯倫嗣父爵仕至并州刺史太子左率周家祿校勘記曰該以下子目無宜附濤傳說見王覽等傳世說方正篇注晉諸公贊曰山該字伯倫司徒濤長子也雅有器識仕至左衛將軍案傳氏言仕至左衛將軍與本傳異疑以左衛將軍領并州也贈長水校尉該子瑋字彥祖翊軍校尉次子世回吏部郎散騎常侍淳字子玄不仕允字叔真奉車都尉並少尪病形甚短小

而聰敏過人武帝聞而欲見之濤不敢辭以問於允允自以尫陋不肯行濤以為勝己御覽三百七十八引臧榮緒晉書允誤作元世說方正篇曰山公大兒著短袷車中倚武帝欲見之山公不敢辭問兒兒不肯行時論乃云勝山公案世說云山公大兒注引山該事是以為長子該也若允則非大兒傳云並少尫病合諸允二人言之而又云以問於允則又專屬於允傳云濤以為勝己而世說則云時論以為勝山公即此一事而異同如是乃表曰臣二子尫病宜絕人事不敢受詔模字季長明惠有才智官至司空掾

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世說賞譽篇下曰濤子簡疏通高素注虞預晉書曰平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為家公所知後與譙國嵇紹沛郡劉謨弘農楊準齊名

世說賞譽篇下注虞預晉書曰簡與嵇紹劉謨等齊名
魏志王粲傳注晉諸公贊曰紹與山濤子簡弘農楊準
同好友善而紹最有忠正之情案劉謨劉恢傳作劉廣
蓋即劉漢之譌此又誤漢爲謨魏志陳思王傳注世語
曰修囂子囂囂子準皆知名於晉世準字始丘惠帝末
爲冀州刺史又荀綽冀州記曰準見王綱不振遂縱酒
不以官事爲意逍遙卒歲而已成都王知準不治猶以
爲其名士惜而不責召以爲軍謀祭酒府散停家關東
諸侯議欲以準補三事以示懷賢尙德之舉事未施行
而卒案樂廣傳作楊準與晉諸公贊世語冀州記均同
惟世說品藻篇作楊淮疑淮爲準之譌 初爲太子舍人書鈔六十六引臧榮緒晉書作少拜
太子舍人 累遷太子庶子黃門郎書鈔六十八引鎮東大將軍司馬伷表曰從事中郎缺
用第二品中散大夫河南山簡清粹履正才識儁識通濟品儀第三案傳不載爲從事中郎從略 出爲
青州刺史徵拜侍中頃之轉尙書歷鎮軍將軍荊州刺
史領南蠻校尉不行復拜尙書光熙初轉吏部尙書永

嘉初出爲雍州刺史鎭西將軍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
部尚欲令朝臣各舉所知以廣得才之路上疏曰臣以
爲自古興替實在官人苟得其才則無物不理書言知
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盛元愷登庸周室之隆濟濟
多士秦漢已來風雅漸喪至於後漢女君臨朝尊官大
位出於阿保斯亂之始也是以郭泰許劭之倫明淸議
於草野陳蕃李固之徒守忠節於朝廷然後君臣名節
古今遺典可得而言自初平之元訖於建安之末三十
年中萬姓流散死亡畧盡斯亂之極也世祖武皇帝應
天順人受禪于魏泰始之初躬親萬機佐命之臣咸皆

卒職時黄門侍郎王恂庾純始於太極東堂聽政評尚書奏事多論刑獄不論選舉臣以爲不先所難而辨其所易陛下初臨萬國人思盡誠每於聽政之日命公卿大臣先議選舉各言所見後進儁才鄉邑尤異才堪任用者皆以名奏主者隨缺先敘是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之義也朝廷從之永嘉三年出爲征南將軍都督荆襄（勞格校勘記曰襄當作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震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嬉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

許往至高陽池世說任誕篇注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芡覆水是游燕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御覽六十七襄陽記曰習郁大魚池當中築一釣臺又五百五十六襄陽耆舊傳曰峴山南有習家魚池者習郁之所作也郁將亡勅其兒煥曰我葬必近魚池煥為起冢於池之北去池四十步水經沔水注曰沔水又東入侍中襄陽侯習郁魚池池中起釣臺又作石洑逗引大池水於宅北作小魚池池長七十步廣二十步注云郁依范蠡養魚法作大陂陂長六十步廣四十步池北亭郁墓所在也列植松篁於池側沔水上郁所居也寰宇記一百四十五曰習郁池在襄陽東十五里讀史方輿紀要七十九曰習家池在襄陽府南百里

日夕倒載歸茗艼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舉鞭向葛彊何如并州兒世說任誕篇作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茗艼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䍦舉手問葛彊何如并州兒類聚九引襄陽記作山公何所往來至高陽池茗芋作酩酊御

覽四百六十五引襄陽耆舊傳作山公出何去水經沔水注同李治敬齋古今黈曰人說倒載甚多俱不脫灑吾以爲倒身於車中無疑也言倒卽倒卧言載則其車可知倒載來歸旣而復能騎駿馬也蓋始歸之時以茗芋之故倒卧車中北入城酒稍解遂能騎馬雖能騎馬終被酒困故倒著白接䍦也上倒上聲下倒去聲䍦

家在并州簡愛將也尋加督寍益軍事時劉聰入寇京師危逼簡遣督護王萬率師赴難次于涅陽爲宛城賊王如所破遂嬰城自守及洛陽陷沒簡又爲賊嚴嶷所逼乃遷于夏口招納流亡江漢歸附時華軼以江州作難或勸簡討之簡曰與彥夏舊友爲之惆悵簡豈利人之機以爲功伐乎其篤厚如此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沔漢讌會之日寮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

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悵慨坐者咸愧
焉年六十卒追贈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子遐
遐字彥林爲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寛弛豪族多挾
藏戶口以爲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口萬餘縣
人虞喜以藏戶當棄市遐欲繩喜諸豪彊莫不切齒於
遐言於執事以喜有高節不宜屈辱又以遐輒造縣舍
遂陷其罪遐與會稽內史何充牋乞留百日窮翦逋逃
退而就罪無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後爲東陽
太守爲政嚴猛世說政事篇曰山遐去東陽王長史就簡文索東陽云承藉猛政可以和靜致
治注東陽記曰遐歷武陵王友東陽太守江惇傳曰山
遐爲東陽風政嚴苛多任刑殺郡內苦之惇隱東陽以

仁恕懷物遐感其德爲微損威猛　康帝詔曰東陽頃來竟囚每多入重豈郡多罪人將捶楚所求莫能自固邪遐處之自若郡境肅然卒于官

史臣曰若夫居官以絜其務欲以啟天下之方事親以終其身將以勸天下之俗非山公之具美其孰能與於此者哉自東京喪亂吏曹湮滅西園有三公之錢蒲陶有一州之任貪饕方駕寺署斯滿時移三代世歷九王拜謝私庭此焉成俗若乃餘風稍殄理或可言委以銓綜則羣情自抑遁乎魚水則專用生疑將矯前失歸諸後正惠絕臣名恩馳天口世稱山公啟事者豈斯之謂

歟若盧子家之前代何足算也

王戎　從弟衍　衍弟澄　郭舒

王戎字濬沖琅邪臨沂人也祖雄幽州刺史魏志崔林傳有掾郡太守王雄注王氏譜曰雄字元伯太保祥之宗也魏名臣奏載安定太守孟達薦雄曰時掾郡太守王雄爲西部從事與臣同僚雄天性良固果而有謀歷試三縣政成人和及在近職奉宣威惠懷柔有術清慎持法雄後爲幽州刺史父渾涼州刺史世說德行篇曰王戎父渾有令名注世世語曰渾字長原有才望歷何書涼州刺史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日同時有兩王渾一太原人一琅邪人貞陵亭侯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世說雅量篇注名士傳曰王戎幼有神理之稱又賞譽篇上曰鍾士季目王安豐阿戎了了解人意注王隱晉書曰戎少清明曉悟視日不眩世說容止篇注曰王戎形狀短小而目甚清炤視日不眩類聚十七竹林七賢論曰王戎眸子洞徹視日而眼明不虧裴楷見而

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場觀戲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眾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水經穀水注竹林七賢論曰王戎幼而清秀魏明帝於宣武場上為欄苞虎牙使力士袒裼迭與之搏縱百姓觀之戎年七歲亦往觀焉虎乘間薄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亭然不動帝於門上見之使問姓名而異之又嘗與羣兒嬉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趣之戎獨不往世說雅量篇作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注名士傳曰戎由是幼有神童之稱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阮籍與渾為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御覽五十七臧榮緒晉書曰王戎少阮籍二十餘年相得如時輩遂為竹林之游籍每適渾俄頃輒

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沖清賞世說簡傲篇注引晉陽秋清賞作清尙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世說簡傲篇注引竹林七賢論作就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就戎必日夕而返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而不受世說德行篇曰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由是顯名爲人短小任率不修威儀善發談端賞其要會朝賢嘗上巳禊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袞袞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其爲識鑒者所賞如此戎嘗與阮籍飲時兗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世說任誕篇注劉氏譜曰沛國人晉陽秋曰昶字公榮人通達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

之世說任誕篇曰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簡傲篇曰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桮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注竹林七賢論曰劉公榮通士性尤好酒籍與戎酬酌終日而榮不業一桮三人各自得也公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荅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世說任誕篇作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簡傲篇作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注晉陽秋曰勝公榮故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酒唯公榮者可不與酒與戎每與籍爲竹林之遊戎嘗後至世說排調篇作嵇阮山劉在竹林酣復王戎後往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世說排調篇注魏氏春秋曰時謂王戎未能超俗也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鍾會伐蜀過與戎別問計將

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
會敗議者以爲知言襲父爵辟相國掾歷吏部黃門郎
類聚四十八王隱晉書曰王戎名位清貴二十四爲吏部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荆
州刺史御覽二百四十一晉諸公讚曰王戎爲荆州刺史揚烈將軍領南蠻校尉案本傳不載爲揚烈
將軍領南蠻校尉從略坐遣吏修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書鈔七十二晉
中興書曰有司奏戎治園宅免官詔令居官贖論遷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受
詔伐吳戎遣參軍羅尙劉喬領前鋒進攻武昌吳將楊
雍孫逃江夏太守劉朗各率衆詣戎降戎督大軍臨江
吳牙門將孟泰以蘄春邾二縣降吳平進爵安豐縣侯
增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戎渡江綏慰新附宣揚威惠

吳光祿勳石偉方直不容皓朝稱疾歸家戎嘉其淸節表薦之詔拜偉爲議郎以二千石祿終其身荊土悅服

徵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巾細布五十端爲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世說雅量篇曰南郡太守劉肇遺筒中箋布五端戎雖不受厚報其書注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劉毅奏南郡太守劉肇以布五十疋雜物遺前豫州刺史王戎請檻車徵付廷尉治罪除名終身戎以書未達不坐竹林七賢論曰戎報肇書議者僉以爲譏十七史商榷四十八曰巾元本作中筒中布名後漢王符傳章懷太子注引揚雄蜀都賦曰筩中黃潤一端數金

帝謂朝臣曰戎之爲行豈懷私世說雅量篇注竹林七賢論曰世祖患之乃發口詔曰以戎之爲士義豈懷私苟得正當不欲爲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爲淸愼者所鄙由是損名世說雅量篇注竹林七賢論曰

議者乃息戎亦不謝戎在職雖無殊能而庶績修理後遷光祿勳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案世說德行篇注引晉陽秋作以戎遭母喪在豫州刺史時與本傳異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棊而容貌毁悴杖然後起世說德行篇曰王雞骨支牀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濬沖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毁不踰於戎世說德行篇曰和哭泣備禮注曰晉陽秋曰汝南和嶠亦名士也以禮法自持處大憂量米而食然顦顇哀毁不逮戎也帝謂劉毅曰和嶠毁頓過禮使人憂之世說德行篇曰武帝謂劉仲雄曰卿數省王和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苫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世說德行篇曰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

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注晉陽秋日世祖及時談以此貴戎也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楊駿執政拜太子太傅駿誅之後東安公繇專斷刑賞威震外內戎誡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之繇不從果得罪轉中書令加光祿大夫書鈔五十二王隱晉書曰晉惠帝元康元年詔曰尚書僕射光祿大夫戎清虛履道謀猷沖遠仍歷外任宣力四方入掌機衡官材允敘將澄清風俗整一羣望宜崇其職乃可贊成王化其以王戎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恩信五十人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書鈔六十晉起居注曰惠帝元康元年詔曰夫興治成務要在官人銓管之為任不可假人授侍中中書令光祿大夫王戎經德秉正鑒誡明遠其以戎為領吏部周家祿校勘記曰據惠帝紀當作右僕射案廣傳同戎始為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姓然後

授用司隸傅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內外羣官居職未朞通典十四羣作郡朞作周而戎奏還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通典十四望作繼巧詐作欺巧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通典十四動作扇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以敦風俗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尋轉司徒以王政將圮苟媚取容屬愍懷太子之廢竟無一言匡諫裴頠戎之壻也頠誅戎坐免官齊王冏起義孫秀錄戎於城內趙王倫子欲取戎為軍司博士王繇曰濬沖譎詐多端安肯為少年用乃止惠帝反宮以戎為尚書令晉書校文三曰御覽仁攷引晉

書太熙元年詔有議郎王戎可尙書令之語訛誤不足據既而河間王顒遣使就說成都王穎將誅齊王冏檄書至冏謂戎曰孫秀作逆天子幽逼孤糾合義兵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聽讒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卿其善爲我籌之戎曰公首舉義衆匡定大業開闢以來未始有也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貳志今二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冏謀臣葛旟齊王冏傳曰封葛旟爲牟平公世說方正篇注齊王官屬名曰旟字虛旟齊王從事中郎晉陽秋曰齊王起義轉長史既克趙王倫與董艾等專執威權冏敗見誅怒曰漢魏以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乎議者可斬於

是百官震悚戎僞藥發墮廁得不及禍戎以晉室方亂慕蘧伯玉之爲人與時舒卷世說儉嗇篇注曰戴逵論之曰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患既明且哲於是在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逵曰運有險易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蘧瑗季札之徒皆負責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無蹇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沈戶調門選而已尋拜司徒雖位總鼎司而委事僚寀書鈔五十二類聚四十七王隱晉書曰代王渾爲司徒高選長史西曹掾委任責成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遊見者不知其三公也御覽八百九十七竹林七賢論曰王戎簡脫不持儀形好乘巴騍馬雖爲三司率爾私行巡省園田不從一人以手巾插腰戎故吏多至大官相逢戎輒下道避之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性好興利初學記十一引王隱晉書作好營生久十八徐廣晉紀曰王戎殖貨財家僮數

百廣收八方圍田水碓周徧天下世說儉嗇篇曰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積實聚錢初學記十一引王隱晉書作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恆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類聚四十七初學記十一王隱晉書曰常以象牙籌饑鑽牖錐引王書此句劉二人四字上晝夜算計家財遠及田牧性又至儉不能善自奉養飲食通財不出外天下謂之膏肓疾又十八徐廣晉紀曰計算金帛有如不足以此獲譏於時世說儉嗇篇曰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注晉陽秋曰戎多殖財賄常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世說任誕篇曰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長往裴許不適徑前裴從牀南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異色注裴氏家傳曰頠娶戎長女御覽三百八十八引竹林七賢論數萬作一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寍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歡世說儉嗇篇作乃釋然從子將婚

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恆鑽其核以此獲譏於世其後從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戎復詣鄴隨帝還洛陽車駕之西遷也戎出奔于郟在危難之間親接鋒刃談笑自若未嘗有懼容時召親賓歡娛永日永興二年薨于郟縣時年七十二謚曰元封演聞見記六曰東都殖業坊十字街有王戎墓隋代釀家穿傍作穴得銘有數百字寰宇記三曰王戎墓在殖業坊高四丈故老傳云隋大業遷都之始人爲酒窖得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元侯王君之墓銘戎有人倫鑒識嘗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勖工於用短陳道寍纔

纓如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為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嘗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曰世說傷逝篇曰王濬沖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軺車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注竹林七賢論曰俗傳若此潁川庾爰之嘗以問其伯父文康文康曰中朝所不聞江左忽有此論蓋好事者為之耳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世說傷逝篇作嵇生夭阮公亡以來吾便為時之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初孫秀為琅邪郡吏求品於鄉議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焉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世說賞譽篇下曰戎子萬子有大成

之風苗而不秀注晉諸公贊曰王綏字萬子辟太尉掾不就年十九卒傷逝篇注王隱晉書曰戎子綏欲娶裴遐女綏既早亡戎過哀痛不許人求之遂至老無敢取者聖賢羣輔錄下曰王綏字萬子戎子早亡裴康女壻案萬子爲綏之字本傳誤以萬爲名裴遁當作盾盾與康未知孰誤有庶子興戎所不齒以從弟陽平太守愔子爲嗣五禮通考一百四十六曰有子立嗣似屬創見然繼體祖宗事關重大子出微賤而猥以承祧是不敬其先人也世有嫡妻無子卽以婢妾之子爲後甚而姦生庶孽而概以主持匕鬯可乎聞王戎之風可以識古人尊祖敬宗之義矣

衍字夷甫神情明秀世說賞譽篇上注名士傳曰夷甫天形奇特明秀若神言語篇注虞預晉書曰夷甫蚤知名以淸虛通理稱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晉宋書故曰宋書前廢帝紀太后怒語侍者將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如此寧馨兒按寧馨晉宋方言卽爲如此之意沈休文著書不

得其解妄有增加翻爲重複南史寍聲上刪去如此二字則得之矣後世詞人喜用寍馨有平去二音而方以智通雅以寍馨爲呼語詞謂今云能亨此盖明季方音證以今時語或云那杭或云䈀杭告郎寍馨二字之音轉字變耳胡鳴玉訂譌雜錄日流俗以佳兒爲甯馨其貢非也容齋隨筆日宋晉間人語助耳宋廢帝母王太后日剖我腹那得生寍馨兒觀此豈得爲佳劉眞長識殷淵源日田舍兒强學人作爾馨語又謂桓溫日使君如馨地甯可戰鬭求勝王導與何充語日正自爾馨王括撥王胡之手曰冷如鬼手馨强來捉人臂至今吳中人言語尙多用甯馨字爲問猶言若何也劉夢得詩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甯馨蓋得其義然誤

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世說識鑒篇日羊祜日亂天下者必此子也案此作羊祜與本傳作山濤之言異

父乂爲平北將軍世說德行篇注王乂別傳日乂字叔元時劉新平二將作亂文帝西之長安乃徵爲相國司馬遷大尙書出督幽州諸軍事平北將軍

常有公事世說識鑒篇注引晉陽秋作有僃書將免官

使行人列上不時報衍年十

四時在京師造僕射羊祜申陳事狀辭甚清辯世說識鑒篇曰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敘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輟乃歎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耶注晉陽秋曰夷甫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以軍法欲斬王戎夷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貴重天下為之語曰二王當朝天下莫敢言羊公之有德案世說以此事屬之羊祜山濤祜名德貴重而衍幼年無二人與本傳專屬羊祜者異屈下之色眾咸異之世說品藻篇注晉諸公贊曰夷甫性矜峻少為同志所推楊駿欲以女妻焉衍恥之遂陽狂自免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之泰始八年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衍初好論從橫之術故尚

書盧欽舉爲遼東太守不就於是口不論世事唯雅詠玄虛而已嘗因宴集爲族人所怒舉樏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父卒於北平送故甚厚爲親識之所借貸因以捨之數年之間家資罄盡出就洛城西田園而居焉御覽八百二十四引王隱晉書作家故甚豐親故借衍車馬帷帳器物者衍因與不復錄貲財盡出洛城西先人舊園田土後爲太子舍人書鈔六十六引王隱晉書曰以名望超爲太子舍人遷尚書郎出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爲中庶子黃門侍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讀書記疑

七曰按文多一爲字謂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下文云
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語自分明裴頠論闢
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蓋以
無對有言未嘗有無爲之說也

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爲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藉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爲事

文選晉紀總論注王隱晉書
曰王衍不治經史唯以莊老
虛談或衆世說言語篇注晉諸公贊曰夷甫好尚談稱
爲時人物所宗類聚六十六郭子曰王夷甫雅尚元遠

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

世說容止篇作恆捉白玉柄
麈尾與手都無分別卄二史
劄記曰六朝人清談必用麈尾蓋初以談元用之義理
相習成俗遂爲名流雅器雖不談亦常執持耳

有所不安隨卽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選舉登朝皆以爲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衍嘗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世說傷逝篇作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案王戎喪子年已十九不得云孩抱中物世說誤衍作戎合爲一事注引王綏事以實之亦誤也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中宮之勢剛愎貪戾御覽四百九十二郭子曰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才拙性剛聚斂無厭夷甫患之魏志郭淮傳注晉諸公贊曰淮弟豫字泰寧相國參軍知名早卒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

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世說規箴篇曰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猶漢之樓護注晉百官名曰陽字景祖高尙姊誘人武帝時爲幽州刺史語林曰陽性游俠盛暑一日詣數百家別賓客與別常塡門遂死於几下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爲之小損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御覽四百九十二郭子曰王夷甫雅尙玄遠又疾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世說規箴篇注王隱晉書曰夷甫求富貴得富貴貨財山積用不能消安須問錢乎而世以不問爲高不亦惑乎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世說規箴篇作夷甫晨起見錢閡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二條[illegible]閡晉宋書故曰阿堵卽今人言者個阿發語詞堵从者聲義得通借說文云者別事詞也故指其物而別之曰者個方俗之言有符詁訓淺人不曉書作這箇不知這字音彥註[illegible]以這爲者其謬甚矣凡言者個隨其

所指理俱可通世說巧藝篇顧長康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謂眼也文學篇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阿堵上謂經也雅量篇注謝安目衛士謂溫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謂兵也益知此語為晉代方言今人讀堵為覩音則失之矣訂譌雜錄曰野客叢書云今人稱錢為阿堵蓋祖王衍衍之言也阿堵晉人方言猶言這箇耳王衍當時指錢而為是言非真以錢為阿堵也今直稱花為阿堵不知阿堵果何物耶後歷北軍中候中領軍尚書令女為愍懷太子妃太子為賈后所誣衍懼禍自表離婚賈后既廢有司奏衍曰衍與司徒梁王肜書寫呈皇太子手與妃及衍書陳見誣之狀肜等伏讀辭旨懇惻衍備位大臣應以義責也太子被誣得罪衍不能守死善道即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出志在苟免無忠蹇之操宜加顯責以厲臣節可禁錮

終身從之衍素輕趙王倫之爲人及倫簒位衍陽狂斫
婢以自免及倫誅拜河南尹轉尚書又爲中書令時齊
王冏有匡復之功而專權自恣公卿皆爲之拜衍獨長
揖焉以病去官成都王穎以衍爲中軍師累遷尚書僕
射領吏部後拜尚書令司空司徒衍雖居宰輔之重不
以經國爲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
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荆州族
弟敦爲青州因謂澄敦曰荆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
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識者鄙
之及石勒王彌寇京師讀史舉正曰案此文在衍遷太尉之前乃是永嘉二年五月事

無石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黃鉞以距之衍使
勒也
前將軍曹武左衛將軍王景等擊賊退之獲其輜重遷
太尉尚書令如故封武陵侯辭封不受時洛陽危逼多
欲遷都以避其難而衍獨賣車牛以安衆心越之討苟
晞也衍以太尉爲太傅軍司及越薨衆共推爲元帥衍
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
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爲石勒
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爲陳禍敗之
由云計不在己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
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

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世說賞譽篇上注引八王故事作謂長史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爲我盡力又何足貴乎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牆塡殺之世說賞譽篇上注引八王故事排牆作推牆元和郡縣圖志七曰石勒兵追之及甯平城焚越屍於此王夷甫亦遇害聲記曰案水經渠水注引晉陽秋言勒追東海王越縱騎圍射尸積如山王夷甫死焉是衍死於射也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尙浮虛勠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時年五十六衍儁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嘗語利王敦過江常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

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世說賞譽篇下日王公目太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注引顧愷之夷甫畫贊日夷甫天形瓌特識者以爲巖巖秀峙壁立千仞案傳言愷之亦稱衍云云蓋本於王公之言也其爲人所尙如此子玄字眉子少慕簡曠世說賞譽篇下日謝幼輿日友人王眉子清通簡暢注引晉諸公贊慕上有希亦有俊才與衛玠齊名荀藩用爲陳留太守世說識鑒字篇注晉諸公贊日東海王越辟爲掾後行陳留太守又賞譽篇下注八王故事日玄爲陳留太守或勸玄過江投瑯邪王玄日王處仲得志於彼家叔猶不免害豈能容我謂其器宇不容於敦也聖賢群輔錄下日王玄陳留內史屯尉氏玄素名家有豪氣荒弊之時人情不附將赴祖逖爲盜所害焉世說識鑒篇日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日志大其量終當死塢壁間注晉諸公贊日大行威罰爲塢人所害

澄字平子（聖賢羣輔錄下曰王澄衍弟裴綽女壻）生而警悟（世說德行篇注晉諸公贊曰王澄有達識）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為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世說箴規篇注永嘉流人名曰澄父乂第三娶樂安任氏女生澄）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世說箴規篇作急捉衣裾將與杖平子饒力爭得脫）踰窗而走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世說品藻篇注晉陽秋曰王澄有通朗稱）尤重澄及王敦庾敳嘗為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

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世說賞譽篇曰王夷甫語樂令醵餔熱飣戎名士無多人故當容平子知注王澄別傳曰澄風韻邁達志氣不羣從兄戎兄夷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爲澄所題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其見重如此是以名聞益盛天下知與不知莫不傾注澄後事迹不逮朝野失望及舊游識見者猶曰當今名士也案別傳云二兄不復措意與本傳作衍不復有言微異少歷顯位累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譖殺陸機兄弟天下切齒澄發玖私姦勸穎殺玖穎乃誅之士庶莫不稱善及穎敗東海王越請爲司空長史以迎大駕勳封南鄉侯遷建威將軍雍州刺史不之職時王敦謝鯤庾敳阮修皆爲衍所親善號爲四友而亦與澄狎又有光逸胡毋輔之等亦豫焉酣讌縱誕窮懽極娛世說簡傲

篇注鄧粲晉紀曰澄放蕩不拘時謂之達惠帝末衍白越以澄爲荊州刺史持節都督領南蠻校尉敦爲青州世說簡傲篇注晉陽秋曰惠帝時太尉王衍言於選者以弟澄爲荊州刺史從弟敦爲青州刺史澄敦俱詣太尉辭太尉謂曰今王室將卑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地外可以建霸業內足以匡帝室所望於二弟也衍因問以方略敦曰當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鋒出算略無方一坐嗟服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鷇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世說簡傲篇曰王平子出爲荊州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取鵲子涼衣拘閡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御覽四百八十九引晉中興書作澄便脫衣著犢鼻上樹探鷇而弄之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俠世說識鑒篇注引鄧粲晉紀動俠均作勁俠案本

傳動俠當爲勁俠之譌勞格校勘記曰胡三省通鑑音注曰其性輕易動又豪俠自喜未免迂曲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荅澄既至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以在懷擢順陽人郭舒於寒悴之中以爲別駕委以州府時京師危逼澄率衆軍將赴國難御覽八百七十六王隱晉書曰王澄率衆軍次江陵之東堂皇北救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會王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簡爲如黨嚴嶷所獲嶷僞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曰襄陽拔未荅云昨旦破城已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得亡去澄聞襄陽陷以爲信然散衆而還既而恥之託糧運不贍委罪長史蔣俊而斬之竟不能進巴蜀流人散在荊湘者

與土人忿爭遂殺縣令屯聚樂鄉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僞許之既而襲之於寵洲十七史商榷四十八日寵當作龍以其妻子爲賞沈八千餘人於江中於是益梁流人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推杜弢爲主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敗王機于巴陵澄亦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投壺博戲數十局俱起殺富人李才取其家資以賜郭舒南平太守應詹驟諫不納於是上下離心內外怨叛澄望實雖損猶傲然自得後出軍擊杜弢次于作塘山簡參軍王沖叛于豫州自稱荊州刺史澄懼使杜蕤守江陵澄遷于孱陵尋奔沓中通鑑晉紀注日沓中當在孱陵縣之東郭舒

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未失衆心今西收華容向義之兵足以擒此小醜柰何自棄澄不能從初澄命武陵諸郡同討杜弢天門太守扈瓌次于益陽武陵內史武察爲其郡夷所害瓌以孤軍引還澄怒以杜曾代瓌夷袁遂瓌故吏也託爲瓌報仇遂舉兵逐曾自稱平晉將軍澄使司馬毌丘邈討之爲遂所敗會元帝徵澄爲軍諮祭酒於是赴召時王敦爲江州鎭豫章澄過詣敦澄夙有盛名出於敦右士庶莫不傾慕之兼勇力絕人素爲敦所憚澄猶以舊意侮敦世說方正篇注引晉陽秋作而恃其宿名猶陵侮敦敦益忿怒請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有二十人初學

記二十二引蕭方等三十國春秋作王敦謀害王澄而澄衆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爲衛澄手嘗捉玉枕以自防世說方正篇注引裴子作甚健皆持鐵楇馬鞭平子恒持玉枕大將軍乃犒荊州文武二十人積飲食皆不能動晉書校文三日常誤作嘗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借玉枕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弢通信澄曰事自可驗敦欲入內澄手引敦衣至于絕帶乃登于梁世說方正篇注引裴子作與力士闕甚苦乃得上屋上久許而死因罵敦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焉敦令力士路戎搤殺之時年四十四載尸還其家劉琨聞澄之死歎曰澄自取之及敦平澄故吏佐著作郎桓稚上表理澄請加贈諡詔復澄本官諡曰憲長子詹早卒次子徵右軍司馬世說言語

篇曰劉尹云人想王荊産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
注荊産王微小字也王氏譜曰微字幼仁歷尚書郎右
軍司馬又賞譽篇下注永嘉流人名曰澄第四子微澄
別傳曰微遊上有父風案微與微未審孰誤次子四子
亦互
異

郭舒字稚行幼請其母從師歲餘便歸粗識大義鄉人
少府范晷宗人武陵太守郭景咸稱舒當爲後來之秀
終成國器始爲領軍校尉讀書記疑七曰領軍校尉主營兵其下有司馬功曹主簿其職特重郭舒何以遽得爲之疑史誤或爲校尉之功曹主簿耳坐擅放司馬彪繫廷
尉世多義之刺史夏侯含辟爲西曹轉主簿含坐事舒
自繫理含事得釋刺史宗岱命爲治中書鈔七十三王隱晉書曰郭舒
爲荊州西曹主簿爲內史夏侯含目擊得直遂轉爲侍
中案王書內史乃刺史之誤自繫又誤爲目擊羅尙傳

有荊州刺史宗岱惠帝紀李特載記均作宋岱隋志易類有荊州刺史宋岱周易論一卷又宗岱明真論一卷作兗州刺史御覽五百九十五引語林宋岱爲青州刺史著無鬼論甚精文心雕龍論說篇云宋岱郭象銳思於幾神之區疑宗岱當作宋岱惟荊州兗州青州三者互異以本傳下文劉弘牧荊州及王書云荊州西曹證之當以荊州刺史爲是喪母去職劉弘牧荊州引爲治中弘卒舒率將士推弘子璠爲主討逆賊郭勸滅之保全一州王澄聞其名引爲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以衆務在意舒常切諫之及天下大亂又勸澄修德養威保完州境書鈔七十三晉陽秋日郭舒諫刺史王澄宜養撫文武訓練將才以備不虞不可輕佻也澄以爲亂自京都起非復一州所能匡禦雖不能從然重其忠亮荊土士人宗廞嘗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棒廞書鈔七十三引鄧粲晉紀

作州民宗厥常以酒犯澄澄御覽二百六十三引作宗厥以酒色禮澄澄叱左右捽之白帖三十一亦引作宗厥家厥疑爲厥之誤

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詐言我醉因遣掐其鼻灸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厥遂得免澄之奔敗也以舒領南郡澄又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爲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君奔亡不忍渡江乃留屯沌口採稆湖澤以自給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飢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舒少與杜曾厚曾嘗召之不往曾銜之至是澄又轉舒爲順陽太守曾密遣兵襲舒遁逃得免王敦召爲參軍轉從事中郎襄陽都督周

訪卒敦遣舒監襄陽軍甘卓至乃還朝廷徵舒爲右丞敦留不遣敦謀爲逆舒諫不從使守武昌荊州別駕宗澹忌舒才能數譖之於王廙廙疑舒與甘卓同謀密以白敦敦不受高官督護繆坦嘗請武昌城西地爲營太守樂凱言於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不而人云是我地邪凱懼不敢言舒曰公聽舒一言敦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掐鼻灸眉頭舊疢復發邪御覽二百三十八引晉中興書作敦大怒曰人中間言卿癡故灸卿眉頭今疾復發耶勿復語也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昔堯立誹謗之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後

事無枉縱公爲勝堯舜邪乃逆折舒使不得言何與古人相違敦日卿欲何言舒日繆坦可謂小人疑誤視聽奪人私地以强陵弱晏子稱君日其可臣獻其否以成其可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敦卽使還地眾咸壯之敦重舒公亮給賜轉豐數詣其家表爲梁州刺史病卒

樂廣

樂廣字彥輔南陽淯陽人也水經淯水注郭仲產襄陽記日南陽城南九十里有晉尚書令樂廣故宅其故居今置戍因以爲名御覽一百八十盛弘之荊州記日襄陽有晉河南尹樂廣宅周迴十餘畝最爲舊井猶未蕪檀道濟置邏其中卽名爲樂宅案廣爲淯陽人故其宅在郡城之南惟荊州記云其宅又在襄陽未知誤否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案唐宰相世系

表十三下作散騎常侍方歷官互異庾時年八歲玄常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御覽七引晉書曰郗之豫樂廣有風姿當為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戶也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寒素為業人無知者性沖約有遠識世說言語篇注虞預晉書曰清夷沖曠加有理識寡嗜慾與物無競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世說文學篇曰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容曰至樂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於是客乃悟服樂辭約而旨達皆此類其所不知默如也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旦雅相欽挹歎曰我所不如也世說賞譽篇上曰王夷甫自歎我與樂令談未嘗不覺我言為煩晉陽秋曰太尉王夷甫光祿大夫裴叔則能清言常曰與樂令言覺其簡至吾等皆煩案孫盛以為王衍裴楷

而本傳與世說分屬兩人蓋晉人雅好清談故傳聞不免互異王戎爲荊州刺史聞廣爲夏侯玄所賞乃舉爲秀才桁又薦廣於賈充遂辟太尉掾轉太子舍人晉書鈔六十六王隱晉書曰由是顯名爲太子舍人又六十八山公啟事曰今尚書郎御史東宮洗馬舍人多缺宰士中後進美者太尉掾樂廣字彥輔云云皆其選也尚書令衛瓘朝之耆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初學記十一王隱晉書曰與何晏鄧颺等談講衛瓘見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世說賞譽篇上注晉陽秋曰昔何平叔諸人沒常謂清言盡矣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類聚二王隱晉書曰或人之水鏡每見令人瑩然[illegible]人若披雲霧覩青天初學記二引作若開霧覩青天世說賞譽篇上注引王書披作廓文選擬魏太子鄴中集

詩注御覽十五引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
王書披亦作閑
覺己之煩其爲識者所歎美如此出補元城令遷中書
侍郎轉太子中庶子累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淸言而不
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
百句語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世說文學篇
耳要當得君意樂爲述己所以爲讓標時人咸云若廣
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日潘云可作
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嘗有親客
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荅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
杯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有
角漆畫作蛇廣意杯中蛇卽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

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荅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沈痾頓愈衛玠總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想玠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廣曰因也世說文學篇曰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齏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以成疾廣聞故命駕為剖析之玠病即愈世說文學篇作衛即小差廣歎曰此賢胷中世說文學篇此賢作此兒當必無膏肓之疾廣所在為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愛為人所思世說言語篇注虞預晉書曰在朝廷用心虛淡時人重其貞貴凡所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彰矣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

樂爲稱首焉世說言語篇曰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王武子孫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淸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嶵巍以嵯峩其水泙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案世說所述夷甫之言與王戎傳載王濟語大同小異當時淸談風盛故傳聞互異少與弘農楊準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準使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淸淳愛髦有神檢謂準曰喬自及卿然髦亦淸出準矣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爲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爲得之矣世說品藻篇亦作喬注荀綽冀州記曰喬字國彥爽朗有遠意髦字士彥淸平有貴識並爲後出之儁魏志陳

思王傳注荀綽冀州記曰準與裴頠樂廣善遣往見之頠性弘方愛嶠之有高韵謂準曰嶠當及卿然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準曰嶠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準歎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評者以爲嶠雖有高韵而神檢不逮廣言爲得又引傳暢云嶠似準而疏嶠弟俊字惠彥最清出嶠髦皆二千石俊太傅掾御覽四百九郭子曰喬髦俱總角爲庇器案魏志注引作嶠當爲喬之誤

是時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亦任放爲達或至裸體者世說德行篇注王隱晉書曰其後貴遊子弟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爲通次者名之爲達也

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世說德行篇作何爲乃爾也

其居才愛物動有理中皆此類也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亂清己中立廿二史攷異二十一曰按趙王倫之篡位廣與滿奮崔隨進璽綬於倫可謂之清己中立乎

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有見其際焉

文選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注引王隱晉書有任誠保素莫見其際二語先是河南官舍多妖怪前尹多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戶自閉左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牆有孔使人掘牆得狸而殺之其怪亦絕御覽二百五十二王隱晉書曰樂廣爲河南尹故郡中廳前多怪後人皆於廊下郵傳中治事無敢在廳事者唯廣處之嘗外戶自閉二子凱模等懾怖廣使掘牆孔得狸乃絕代者乃相承入止

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不得辭送衆官不勝憤歎皆冒禁拜辭司隸校尉滿奮魏志滿寵傳注世語曰偉弟子奮晉元康中至尚書令司隸校尉世說言語篇注荀綽冀州記曰滿奮字武秋高平人魏太尉寵之孫性清平有識自吏部郎出爲冀州刺史又晉諸公贊曰奮體量清雅有曾祖寵之風諭衍晉鈔三十三山公啟事曰太尉掾滿奮司徒掾何劭有才義笄士之儁魏志滿寵傳注干寶晉紀曰苗願殺司隸校尉滿奮世說言語篇注晉諸公贊曰遷尚書令爲

荀顗所害御覽三百七十八異苑曰滿奮豐肥膚肉潰裂每至暑夏輒膏汗流溢永嘉之亂爲胡賊所燒皎若燭光又七百一語林曰滿奮畏風侍坐武帝屢顧看雲母帳或云北窗琉璃屏風實密似疏有難色武帝笑之答曰臣如吳牛見月則喘救河南中部收縛拜者送獄廣即便解遣衆入代廣危懼孫珍說賈謐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臣不懼嚴詔冒罪而送今若繫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去謐然其言廣故得不坐遷吏部尚書左僕射後東安王繇當爲僕射轉廣爲右僕射領吏部代王戎爲尚書令始戎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元和姓纂十唐宰相世系表十三下均作廣晉尚書令信陵公案本傳與帝紀不言封信陵公表恐有誤成都王穎廣之壻也及與長沙王乂遘難而廣既處朝望羣小讒

謗之世說言語篇曰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遂構兵相圖長沙王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有婚親羣小讒於長沙乂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荅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世說言語篇作神色自若水經清水注作宜以一女而易五男乂猶以爲疑案世說言語篇作由是釋然無復疑慮與本傳異廣竟以憂卒荀藩聞廣之不免也爲之流涕三子凱肇謨案上文云豈以五男易一女水經淸水注亦有一女易五男之語則此作三子者誤也殆其餘二子不甚著名耳謨御覽二百五十二引王隱晉書作模凱字弘緒大司馬齊王掾參驃騎軍事元和姓纂十日凱益州刺史肇字弘茂太傅東海王掾洛陽陷兄弟相攜南渡江謨字弘範征虜將軍吳郡內史

史臣曰漢相淸靜見機於曠務周史淸虛不嫌於尸祿

豈台揆之任有異於常班者歟濬沖善發談端夷甫仰
希方外登槐庭之顯列顧漆園而高視彼既憑虛朝章
已亂戎則取容於世旁委貨財衍則自保其身宜論宗
稷及三方搆亂六戎藉手犬羊之侶鋒鏑如雲夷甫區
區焉佞彼兇渠以求容貸頹牆之隕猶有禮也平子肆
情傲物對鏡難堪終失厥生自貽伊敗且夫衣服表容
珪璋範德聲移宮羽彩照山華布武有章立言成訓澄
之箕踞不已甚矣若乃解袒登枝裸形捫鵲以此爲達
謂之高致輕薄是效風流詎及道睽將聖事乖跰指操
情獨往自天其生者焉昔晏嬰哭莊公之尸欒令解懸

懷之客豈聞伯夷之風歟慄夫能立志者也

贊曰晉家求士乃構仙臺陵雲切漢山叟知材濬沖居

鼎談優務劣夷甫兩顧退求三穴神亂當年忠乖曩列

平子陵侮多於用拙樂令披雲高天澄澈